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六回 呈妙計巧合師生

詩曰：自從消瘦減容光，楚兩巫山暗斷腸。獨宿空房淚如雨，誰憐情短與情長。

話說忠孝王已是十分有病，朝朝飲食少加，夜夜身子發熱，面貌比前消瘦，精神著實損傷。只因這幾日武憲王夫婦料理行聘，無暇顧及孩兒，他自己亦心中不念求生，未去告知父母。

因而輾轉十餘天，竟未延醫看病端。夜夜發燒無氣力，朝朝減食損真元。精神恍惚多凶夢，步履伶仃只厭眠。怪淒淒，臉上褪殘紅兩岸；愁脈脈，眉頭蹙損翠雙鸞。這天越發顯沉重，沒奈何，坐在羅幃強整冠。意欲告親邀鄺相，心中又，躊躇不決幾多番。

呀，且住，這鄺老師不是好惹的，待我斟酌斟酌，再行未遲。

前回蘇母說其因，到底隱情未盡雲。不若遣人邀侍講，問一問，認親時節怎情形。舅兄如若分明說，我就曉，鄺相何言與甚心。免得忙中疏檢點，又被他，無憑無證賴前情。王爺想罷躊躇定，隔帳低低叫一聲。

啊，人來，傳孤的曉諭：著一名家人，速即到相爺的府中，說我身子十分不好，自己難以登門，舅老爺如若肯，請過舍來說句言語。

窗外諸僕應諾齊，一聲命下急如飛。家丁忙往龍圖府，不多時，回至宮前稟是非。

啟復小千歲得知，已往龍圖府相請過了。只因孟太夫人方是在床臥病，光景又像前番，舅老爺不得閒空，叫小人回來稟復。

王爺聽罷色淒然，岳母原來也不安。想必那天重氣壞，這番病又似前番。東平千歲長吁氣，隔著羅幃把命傳。啊家人再走遭，說小王爺著實病重，說一句要緊言詞。舅老爺一到兒，立時請轉。家丁院內應聲高，隨即重行第二遭。忠孝王爺房裡等，遲延不至越心焦。少停隱隱雲牌響，伺候書僮稟事苗。

啟千歲千知，奉命的家人已與孟少爺一齊來了。

王爺聞報兩眉揚，立刻傳言請進房。國丈於時陪著人，靴聲震震進華堂。兩邊僮僕開簾幕，咳嗽齊同向裡行。武憲王爺隨後進，一見了，孩兒面貌大驚惶。

啊唷我的芝田兒，你怎麼消瘦得這般模樣？

為因連朝不空閒，竟無問問與觀觀。只道兒，厭陪賓客伴推病；只道兒，氣塞胸懷偶廢餐。此刻一瞻驚壞我，如何病得這般顏？

咳，了不得了！既然病倒，你卻怎麼不教人告訴我？

為父如知這信音，少不得，忙中也要請醫生。緣何寂寂無言語，病例身軀若此深。自己隱瞞也罷了，怎麼竟，那班僮僕亦裝昏。

啊唷，好生可恨！把那些伺候的奴才就該處死。怎麼小王爺有病毫不聲揚？

國丈於時駭又憐，朝靴頓頓皺眉尖。少年侍講抬頭看，一拱手，促步臨床亦慘然。

啊呀，賢妹丈！怎麼清減了好些，有什麼貴恙？

看君顏色大低微，還該請，明白岐黃著實醫。為甚自家相攔久，這般輕視萬金軀。嘉齡言畢連連推，忠孝王爺色慘淒。

啊咳，舅兄來了，請坐請坐。恕不遠迎。咳！爹爹不須著忙，不肖兒死生有命。

王爺說著淚將來，背靠朱欄袖掩腮。國丈見言長歎息，嘉齡聞語也驚悲。齊齊坐在床前椅，小王親，飲過茶時間起來。

啊，舅兄，怎的岳母也欠安麼？可是哪一天著了氣惱？

侍講聞言一皺眉，應聲病起自朝回。君王偏護明堂相，我們是，有口難分但吃虧。家母何曾經過此，受了這，一番重責又加悲。如今終日床中臥，又像前遭病勢危。消瘦也同賢妹丈，總是那，朝寒夜勢緊追隨。

咳！總是心病須將心藥醫，教我也無法可處。

嘉齡說著蹙眉峰，忠孝王爺感慨同。短歎長吁將啟口，心傷腸斷又低容。愁脈脈，恨重重，半晌含悲叫舅兄。

啊，舅兄，我的病源與岳母一樣，也不須細言了。但是婚姻雖則難成，虛實須知明白。

前番蘇母口中雲，明明說，鄺相其時已認親。事有憑來言有據，我方一本奏明廷。何期等得場間出，她卻又，變下容顏不肯承。

啊，舅兄，那時候尊師發怒，皇上生嗔，責了個門生戲師的罪名，叫我若何質證？

無可如何退出朝，倒去了，跪門請罪兩三遭。師生修好非容易，再不敢，復惹災殃招禍苗。今看岳母朝內奏，我卻又，疑疑惑惑動蹊蹺。心大亂，意難拋，病到深沉日夜燒。實在萬分情急了，專人來把舅兄邀。

啊，侍講公，你是知道的，那一天鄺相認親，到底是怎樣光景？

望乞今朝說一番，莫嫌瑣屑莫嫌煩。從頭至尾端詳講，自始至終仔細言。說說她，未認之前何等狀；說說她，相親以後怎生緣。般般直訴無妨礙，就便是，罵我言詞也勿瞞。忠孝王爺言到此，忍不住，慘然雙淚落胸前。嘉齡侍講心傷感，他就把，交椅移移近帳邊。

話說孟嘉齡見忠孝王這般相問，就坐近紅羅帳前，細細地向他告訴。

侍講嘉齡坐近床，從頭至尾告端詳。述於將認萱堂處，歎口氣，一蹙眉尖意痛傷。

咳！其實有哪些不是舍妹？她無非留戀功名罷了。

其時家母暈在床，大眾喧呼灌滾湯。他卻立住未出去，看見了，萱堂昏絕好生慌。眉慘淡，面淒涼，光景情形苦莫當。聽著合門呼不省，意只將，自身進步叫爹娘。

咳！她在那時候，捧抱住了家慈，叫得好生親熱。

兩袖分得眾等開，相呼相喚甚悲哀。縱然情景裝成苦，難道說，眼淚都能假得來？

咳！這也罷了，並且見了小兒，十分歡愛。

抱起魁郎坐體旁，拉著手，左觀右看極稱揚。般般情景都非假，哪裡是，要救人時冒認娘？若說有何相怪處，她說你，已經宜室娶妻房。既然郡主成婚了，我卻何須再嫁將。兼恐誤了梁小姐，更難拋撇繼爹娘。因而種種無無奈，又犯著，剝削還輕罪四椿。只為母親埋怨彼，這是她，認娘以後告萱堂。

咳唷！本是千真萬真的事，哪曉她會這般抵賴？

君前推得一些無，朝廷又，著實偏心護保和。曉諭滿班文共武，不許人，亂談鄺相起風波。既蒙聖旨嚴如此，叫我們，怎亦真來怎亦訛？

啊唷，真真愁絕！偏偏的家母又痛起來，終日裡廢寢忘食，乍寒作熱，雖則口口聲聲說：我也不要這個女兒了！卻又時時刻刻地想她。

叫我真真沒了法，心神潦倒意惶惶。請將別者醫生到，家母反，不叫診視毋下方。湯藥煎成重潑去，總要我，親身再往懇明堂。

啊賢妹丈，你想，她如何再肯來觀？

前次疏防墮計中，她這番，如何再肯入牢籠。料然就去必難請，我只得，苦勸家慈暫放胸。

咳！真真無法，這總是皇上偏心，我們也不敢相認。

侍講言完一挺冠，手敲著，泥金紙扇蹙眉尖。王爺聽罷其中細，點點頭，閉目沉思半晌言。

啊，舅兄，如此說來，鄺保和是令妹無疑了。我如今有個主意：

賤恙深沉現在凶，真正是，也和岳母一般同。夜多惡夢心神亂，日減常食氣力空。前幾天，勉強也還臨地下。這幾日，伶仃只好臥床中。欲思借此身軀痛，心想要，親去相邀鄺宰公。她若果然真令妹，見了我，這般狼狽必更容。如其露出淒涼色，就可以，斟酌而行兩夾攻。

啊，舅兄呀，鄺保和若然有些感動，我們就可以酌量而行了。

家姊叨恩事帝皇，可為內助可相幫。如其看得分明瞭，我這裡，要請中宮做主張。姐弟之情焉不念，自然竭力在昭陽。那時內外相通卻，也何愁，天子偏心愛護將。此計未知行得否？請兄高見共商量。嘉齡聽罷王爺語，立起身來喜氣揚。

啊，好極了！這有何不可？依我的主意，再作弄作弄她。

蘇家娘子在尊門，用計何妨著此人。請到明堂來看病，先叫她，套房隱躲暗窺形。見其有動淒然色，走出來，不用遲疑竟認真。鄺相若然是舍妹，那時候，必加悲感必然驚。

啊，妹丈！你可囑咐蘇家娘子，到那執住她的時節，須要向她說，家慈怎生思想，怎生病凶，有藥不肯嘗，有醫不肯看。

她聞母病見夫危，少不得，鐵石心腸也傷悲。一感情動應露色，或者其，自家承認是蛾眉。總然當下伊不認，妹丈處，竟奏中宮國母幃。

啊小君侯，你有了皇后相助，還怕什麼皇上心偏？再則鄺明堂耳聞慈母垂危，目見丈夫臥病，她也情願認親了。

中宮皇后一幫扶，天子必，重又嚴加問保和。鄺相那時情願認，決然服罪不推托。這條妙策真奇算，太親翁，竟去相邀看妹夫。侍講言完心大喜，忠孝王，亦欲展笑靠床呼。

啊，好極了！今得舅兄這番指示，越發可行了。

千歲其時略略歡，亭山國丈也稱然。嘉齡於時忙辭別，武憲王，送出多才侍講官。上轎匆匆歸去了，他只因，慈親有病意如煎。這邊國丈回宮去，跌著腳，就向王妃尹氏言。

啊，賢妃，了不得了！這幾天你我忙中無暇，竟不得看看孩兒。

哪曉芝田病在宮，大加消瘦減形容。神虛氣弱聲俱短，恨重愁多勢已凶。我若早知他這樣，少不得，請醫看顧在忙中。皇親相訴還無畢，太妃就，促步如飛往後宮。國丈亭山同著走，蘇家娘子亦相從。曲穿小道花蔭下，斜轉迴廊樹影中。一到掀簾齊入內，都在那，床前問候亂哄哄。

話說尹氏王妃一到靈鳳宮中，看見了忠孝王這般病重，又是吃驚，又是憐惜。

王妃時下好心疼，又是憐來又是驚。飛步金蓮臨臥帳，半彎玉體抱親生。摩粉面，貼朱唇，慘慘淒淒叫一聲。

啊，親兒啊，你何若這般氣惱。

父勸娘言總不聽，如今病得這般危。消氣色，減容輝，行動艱難坐在幃。既是身子狼狽了，為什麼，不通父母請醫窺？

啊，了不得了，又是這麼發燒！

有何病症快些言，教爹爹，立刻傳醫好就觀。金玉之身如一失，你可有，三兄四弟奉椿萱？

啊呀，芝田呀，你母親真疼殺了！

王妃抱著小親生，我的嬌兒叫得傷。玉手輕摩官額上，朱唇平貼粉腮旁。容慘淡，意悽惶，秋水將垂淚兩行。蘇母一觀心亦駭，忙著向，紅羅帳內問安康。

呀！小王爺怎麼這般清減？覺得有什麼欠安？

千歲還該早早雲，這邊也好請醫生。緣何自己相耽誤，把這樣，金玉之身看得輕。面貌十分消瘦了，怎不教，太妃眼見不心疼？蘇家娘子同相問，小王爺，短歎長吁叫母親。

咳，罷了！母親也不必著急。

孩兒早說亦徒勞，只好是，聽命由天怎計較。心病須得心藥治，太醫哪曉我根苗。此時有個商量法，生死亦，但看今番這一遭。千歲言還長歎氣，就把那，所圖之事告劬勞。回眸又囑蘇娘子，這王爺，怯怯聲音氣不高。

啊蘇岳母，你們孟少老爺說，待等鄺相到來看病，叫你預先躲在套房。

看她情景像淒涼，自然是，真個千金無話雲。不用遲疑爾竟認，拉住她，就叫小姐訴衷情。

啊，蘇岳母，你可對她說：孟太夫人自從朝回之後，又氣壞了。如今臥病在床，已像前番光景。有醫不肯看，有藥不肯嘗。小姐若再絕情，就怕太夫人性命難保。

也替我，說句衷腸肺腑言。就是這，花誥虛設都可講；就是這，正房獨宿盡堪談。表白孤，三年守義恩情切；表白孤，一旦憂煎疾病纏。勸得她心搖動了，或者能，樂昌破鏡再重圓。

咳！蘇岳母呀，你須要著實幫襯著，我才得好。

鄺相如其一認親，孤與那，孟家岳母兩安寧。若然竟不成全了，我的這，性命難留只恐傾。此事特要蘇母做，須當要，斟酌酌認千金。王爺言訖其中故。

啊小王爺，妾身知道了。這些話何須囑咐？

待等臨期躲套房，就在這，湘簾之內窺端詳。這些言語無煩囑，我自然，說轉千金一片腸。忠孝王爺連道好，回頭便叫太娘娘。

啊母親，此刻就去相請老師罷。

王妃見說略寬輕，皺皺眉頭道且挨。今日天陰雷已響，烏雲四面不吹開。適才習習涼風起，據我看，必有傾盆大雨來。且待有些晴爽意，再去請，保和學士小三台。

啊，孩兒呀，我想你獨自在宮，十分不便。

好時體健尚無妨，今又慟慟病在床。日內也還僮僕眾，到夜來，有誰送水與煎湯？九間宮室難孤宿，可要個，知己親人伴伴房？若像這般由著你，叫娘怎樣放心腸？王爺見說容悽慘，歎口氣，搖首連聲道不妨。

啊，母親，這個不妨，孩兒孤宿已慣。

雖然病重已連朝，至於這，送水泡湯倒不消。宮室九間孤宿慣，母親放意莫心焦。

咳！娘說是可要個知己親人陪伴，這知己親人大約就是東官媳婦了，此事如何使得？

孩兒果若要她陪，倒不如，搬進宮中共了幃。分處尚然人未信，我還肯，病中頓變日常為。

咳！母親呀，孩兒是英雄豪傑，難道還怕鬼不成？

當年救父戰朝鮮，萬里長風泊海船。若到夜深三二鼓，那些個，徵魂痛泣聚成團。星愁月慘隨波泛，鬼哭神號遍岸喧。見這乘燭觀戰策，也不用，帳前護衛一軍官。如今安處家庭內，更何消，知己親人相伴眠？千歲說完微展笑，太王妃，默然低頭又開言。

啊孩兒，你不過為恐中外猜疑，所以甘心獨處。

你雖情願守空房，卻叫我，愛子之心怎放腸？哪有病人無做伴，也不消，夜來送水與煎湯？

咳！癡兒呀，不要說你是一個皇親的獨子，帝後的同胞，就是貧民小戶的兒男，也還要加許多的愛惜。何況嬌兒金玉軀，哪有個，病中狼狽沒人觀。既然不要東宮媳，撥幾名，僕婦前來可肯依？尹氏太妃言未畢，小王爺，微微冷笑一聲呼。

咳！母親，又來了。孩兒不要女人服侍。

尹氏王妃啞了聲，低頭只得又沉吟，想出家中一個人。

咳！芝田呀，你這不要那不要，難道由你獨自一個病在靈鳳宮不成？

我想家人老呂忠，他到卻，小心誠實性從容。不如去叫伊來伴，相呼相喚也可同。若說竟由兒獨宿，這個是，實難放膽與寬胸。太妃言語猶未畢，小王爺，應諾連連道謹從。

啊母親，叫呂忠來相伴孩兒麼？好好好，謹遵慈命。

當年逃難出江陵，我合他，同睡同行叔姪稱。今日叫他來作伴，真正是，多時疏闊又相親。太妃見說桃腮笑，倒罵了，懵懂癡兒三兩聲。

咳，真正可笑！這麼執性的冤家，倒不要青春妻子相陪，情願叫年老人家相伴。

王妃說著笑還嗔，蘇娘子，在側聽言倒不寧。暗叫幾聲賢小姐，真正是，狠心負了這皇親。於時同在房間坐，忽然那，雷緊風狂電更明。

話說房內正言之際，忽然問催雨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。太妃立起來道：我說要下雨了。孩兒，你可自家保重，我就去吩咐叫呂忠進來。

王妃言訖帶妻涼，把手攜攜要出房。國丈臨床重扶慰，孩兒你，放開愁悶勿悲傷。今日不請明朝請，這件事，依計行來容易商。忠孝王爺連聲諾，支持著，微微抬體送爹娘。蘇娘奶奶相同出，太妃就，吩咐傳言到外廂。

話說尹氏太妃到舞彩宮中坐下，就把呂忠喚將進來，吩咐他小心服侍，著意相陪。快叫僕婦們送進鮮粥小菜，整備著應用充饑。

呂忠奉命應連聲，搬進深宮靈鳳門。枕席俱皆鋪在內，正是那，炎炎天氣好安身。於時收拾都已畢，立到床前候主人。相勸用些京米粥，又獻上，濃煎頭湯半杯參。王爺斜掛羅幃坐，眼看家丁叫一聲。

啊呂忠，你自坐著便了，不必拘拘主僕。

當年可記共逃災，叔姪稱呼叫過來。今日不妨陪著坐，我病中，且將主僕禮丟開。家丁見說稱不敢，奉命相陪站也該。千歲若提當日事，真正折死老奴才。呂忠正與王爺說，只聽那，電閃雷雨已催來。好利害呀！白電如銀射綠窗，雷聲響處震華堂。催花劈樹風頭勁，王爺一聽愁悶添。老人家，下關關門著了忙。

呵唷好生大雨！小千歲下了板關罷？

千歲床中應一聲，呂忠下關就關門。於時落到黃昏後，幾陣雷催幾陣傾。老僕自家食過飯，又溫米粥奉皇親。排小菜，秉高燈，雙捧金杯奉主人。忠孝王爺心氣悶，真是個，百憂如草雨中生。難舉箸，厭沾唇，把粥推開不要吞。吩咐呂忠收過去，你們各自快安身。

話說忠孝王不餐晚粥，吩咐書僮各人去睡，叫呂忠關好房門。這老人家轉身進來，又在床前陪伴。

王爺看著倒添煩，幾次相催不肯眠。年紀老來偏又倦，朦朧著，一雙睡眠靠床前。難伺候，強遲延，二目慵睜只是翻。千歲病中容易怒，突然高叫拍床沿。

呀！呂忠快去睡麼！

叫你安身你不聽，此時倦得這般形。無用伴，快些行，獨坐床中我倒寧。老僕聞呼驚又跳，慌忙剪燭展鋪陳。忙下帳，就停燈，垂手輕輕稟一聲：

啊，小千歲，老奴去睡了。若要湯水，可呼喚一聲。

呂忠言訖出幃房，竟自和衣去睡將。人靜越聞風雨急，悶壞了，紅羅帳裡病親王。

話說這位小王爺打發呂忠去睡了，自己卻背靠床欄，坐在紅羅帳內，聽了那打窗的夜雨，看了這隔帳的疏燈，真個是恨滿一懷，愁添萬斛。

王爺獨坐好無聊，隱隱遙聞二鼓敲。隔帳殘燈寒寂寂，灑窗夜雨冷瀟瀟。愁心輾轉原宜靜，病體支離又怕宵。背靠床欄吁口氣，他的那，胸中疑慮萬千遭。

啊唷，真真愁絕！方要請他看病，老天又下起雨來。

此刻瀟瀟尚未停，多應夜雨是連陰。明朝如真無晴意，卻教我，怎樣相邀鄰大人？

咳！如此事不湊巧，看起來這番謀望又不能遂心的了。

九重天子有偏腸，哪裡許，胞姐宮中做主張？如若朝廷拿定法，我就去，懇求皇后也難幫。

呀，正是，為什麼當今聖主，似這等愛護明堂？

一個君來一個臣，有何義重與情深？見了他，春風滿面無非笑；見了他，喜氣盈眉再不嗔。口口聲聲呼相國，時時刻刻叫先生。君臣就使心投合，也沒有，如此相憐如此親。

啊唷且住！看那朝廷的光景，莫非與鄺明堂有什麼不妙的勾當麼？

細細參詳大可疑，皇宮內閣是通衢。只須夜宿在衙門，元天子，出入從容哪個疑。

啊呀，不錯了！若趁鄺明堂宿閣之時，也可以召他進宮，也可以自家出外，真正是極機密極穩便的事情了。就使還有守節的心腸，只用皇上威嚇幾句道：你若不肯順從君命，朕就斷送你的性命，削除爾的官銜，還是願生還是願死！

這般幾句狠言詞，不怕明堂不順之。留戀功名貪性命，定然一旦失操持。初起時，強依強順應非願；次後來，相愛相親竟可知。故此君臣同一路，反責我，誑於皇上戲於師。內中如若無其事，為什麼，天子存心這等私？

啊唷，是呀！畢竟朝廷干礙著是我的原聘，雖有意而不敢收納進宮。所以一聞質證明堂，竟這般偏聽而大怒。

就裡多應是恁般，因而天子一心偏。那人故亦惟推賴，絕親情，戀著朝廷戀著官。如若麗君真至此，少華竟，片心空守舊姻緣。

咳！孟麗君呀孟麗君！難道你一個蓋世的聰明女子，倒做出這些事來？

孤家為你如何，一片真心做義夫。平日不親紅粉女，病中選用老家奴。你如果有虧心處，反倒是，孤未忘卿卿負孤。

咳！麗君個原聘呀，你若為娶了劉燕玉寒心，這倒孤家不怪。

原是高堂錯主張，使兒做了薄情郎。既然已娶仇家女，難怪芳卿冷了腸。岳母雖曾相表白，你心中，如何肯信不同房？若言此事吾家過，惟恐你，一念癡迷為帝王。

咳！我不知朝廷何意，鄺相何心。